

孟子

後藤點

二

□ 12
3457
2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章凡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

復夫又及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門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聖賢之事

或問平曾西曰吾

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於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

之孫變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脆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
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如
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言功烈之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
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豈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曾西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云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及季也

王去聲由

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浹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

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
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負其二武王克商乃
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

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天地位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西

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
丁中問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

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
田器也時謂
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能與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

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紂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所以傳命也如此

郵音尤置驛也郵明也所以傳命也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天子加齊之卿

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

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貴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貴音奔孟貴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貴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是

勲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見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焉

必矣之

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來去聲北宮姓黝名盾撓吼也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眼也

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心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金聲能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發語聲舍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也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大音扶黝務敵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

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一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勝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

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本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慄之也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指束縮一衡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

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慙與告子之不慙可

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易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及求其

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本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充其充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固當守其心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本略也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志。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而蹶者趨者是氣也。

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蓋專一也。蹶者趨者是氣也。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心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天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也，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

孟子先言知言而後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其為氣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此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以養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大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本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有所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

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

慊口箝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義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飽養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於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

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徒無益而害之長上聲腰為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止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末克則但當勿忘其所為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聞憂也據拔也世世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盡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詖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仕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皆因言之病也蘇遜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礙於天下之理其勢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今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掌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下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

德行若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

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數辭也音

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損之

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下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下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

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

夷伊尹何智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大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利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

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治天下夫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

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徒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

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過其

情者而見其皆莫為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起也華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

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

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

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為之時也詳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父土音杜綱音綱繆武彪反詩幽風
鴝鴝鴝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
根之皮也綱繆繆綿綿補補膏也牖戶鼻之通氣

申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

暇レ及是時般樂怠敖オス是自求禍也イ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
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詩不_ハ_ニ_ハ言_フ配_ス命_ニ自_ラ求_ム多_ク福_ヲ

太甲曰大作孽猶可違サル自作孽不可活メル此之謂也コトヲイフ

孽魚列五詩本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
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身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身已求者

○孟子曰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ニ法而不廛ニ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
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開
機

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
耕今田而不稅
其私田也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

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
又令出此未里之布非
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莫大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戎為天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名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

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

其聲而然也

宋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不善也

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惻隱之心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

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端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廣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

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及求察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

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

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亦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平者為入初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

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度及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仁則為

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行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

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禹書曰

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矣善則無所不為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

也之目同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辭之側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也之目同

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蓋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問故其在人者有以裕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

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

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朝言朝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金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屈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然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

謁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俛音逸祖音坦謁音錫裸魚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屢反柳下惠曾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狂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憚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祖謁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也地利謂地之險阻城地之

固也人和
得民心之
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

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
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
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

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

華甲也粟穀也
委棄也言不得
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

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

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

域界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以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凡以得民心而勝

孟子將朝

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亦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將見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前之朝如字造七到
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小將朝上上小
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吊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弔

東郭氏齊太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
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

薪之憂今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進於朝我不識

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以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子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
子者也來薪之憂言病不能來薪謙辭也仲子推
辭以對又使入要孟子今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覲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示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少諾。又曰：君命召，不俟駕。不俟，不俟車言。孟子不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是，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簾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一物，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大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為者非欲自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多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仕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教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

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實師不以

趙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主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

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采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

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二於此矣

陳臻而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日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也

當在宋也予將

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乃反贖送行者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薛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

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

子之持戟之士二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木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字之失伍。失伍也。距心。猶士之失伍也。

召對言此乃王之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入乎？

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也。牧地也。

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望人焉。

智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太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

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鳥花及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

所為迫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迫王得以諫則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

責者綽綽寬貌。俗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

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

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及見音視。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及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

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未若以美然

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輩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本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

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占周公制禮時也棺稱之與槨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

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五爵為獨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校

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

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

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

久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天吏則可以伐之今

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智孰

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為勸之哉太史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

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屠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魯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

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

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

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

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

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詐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

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鄒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
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一章置之則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

為臣而歸孟子行故去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待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讎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朝他日王謂時

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

也鍾量名受六斛四升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陳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龍音龍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謂斷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識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其彼

如下文賤文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因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而自

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周謂周羅聚之也從此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勤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

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入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同道達誠意於

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

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

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病而

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

以告

高子亦齊人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

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病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

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及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

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食王哉王

由是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

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果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

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

後病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實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

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今日此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問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若世謂其人德業開望可名於下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之日於是而不得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

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名地休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族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平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也

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失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之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先是而非後非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其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及大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申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迫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間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觀古竟反。成謂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致其不欺也。孟子言師賢不當後求他說也。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葉

不瞋眩厥疾不瘳。

瞋莫句反。瞋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足以往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季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太故。吾欲使子

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太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

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飢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言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衰下縫。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喪也。喪布也。飢。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之禮也。然友及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皇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墨子然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節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久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家宰不卿之長也歆飲也深悲墨色也自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哀而已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

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平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緇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爾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紵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是前篇

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取民以制陽虎曰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

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及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乃藉子夜反此以

常產與共取之之制也夏時丁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

稅其私田周時丁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則言畝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

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

稱貸而益之使老嫗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緇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反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推切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者九一什者世祿已行之惟助法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

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之觀之雖周

亦助也兩千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而後私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

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者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本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

師也滕國編小雖行行政未必能興平業然為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以奉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則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

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此公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自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什一而助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去者蓋如此

以推之當時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主田主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丰田所以厚君也主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下妻于以

受田二十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

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此其大略也若夫潤

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取法制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為食衣去聲相音聞神農炎帝神

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屬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挾之欲其堅也以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

事失其義理者稱黃帝之說也

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其所以起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

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糲飯而治今也滕有

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發音雍殲音

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

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治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恕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人

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市語而孟子別之也君子無小人則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

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焚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

也洪人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安行也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猶未稔麥秋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也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也汝漢排淮泗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故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施教化也家語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也後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事曰

後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小種也藝猶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事曰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勸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師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命契之辭也

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天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

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

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爲仁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

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

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

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相倍師而學許行

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變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變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陳相變夷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往將歸入揖於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 皜上聲 暴蒲木反 皜音暴 三年若

喪父而無服也 皜也 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
爭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所事
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 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 秋曰燥烈言暴之
乾也 皜皜潔白貌 尚加也 言夫子道德
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
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亦作鵠 古役反 鵠博勞也 惡聲之鳥 南
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秋是磨荆舒是懲周公方且磨之子是之學亦為不

善變矣

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

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
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
辦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

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 徒音師 又山綺反 比必二反 惡平聲 倍下倍也 蓰五倍也 什
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 孟子言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
粗猶其有大小也 若太屨小屨同賈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 今不論
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
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
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

辟音登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吳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曰徐辟以質之曰墨子生不歆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

擲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其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子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是天

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匐音蒲匍匐比及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

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厚葬其親之意皆謂適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知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存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

心達於面目蓋歸及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

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也

蚋音內蛄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謂為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二本之意上世謂

孟子卷二
本古也委棄也穀山水所趨也蛇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蟻姑也蟻損
共食之也類類也此然汗出之貌晚視也視正視也非視也人
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入此言非為他人
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
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藥
主龍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
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
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心有
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為問曰命之矣

憮音武問如字憮然荒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
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
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章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見之大則以至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云聲陳代子孟子
子弟子也小謂
小節也枉屈也

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
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
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

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

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擲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
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
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
上告以下不可往見之意

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
稱枉尺直尋之

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
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
小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壁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壁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

以告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壁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

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貴與

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冉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

之而後肯也丁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范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令嬖奚不能

也習也貫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

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

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慶女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

蓋言二十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

子觀之是乃幸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傳曰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貳見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變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士則執維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已通太也後章故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武元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繅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也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醢者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也

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約音酌隙去聲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落官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

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下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
變反算音丹食音嗣彭更
孟子弟子也泰移也
之士無功而
食入之食則
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
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
出梓匠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

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
皆音順下同自我而言固不求食
自彼而言凡有求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不昌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順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
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

以二為無事而食
者真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

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
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
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李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時也故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蒙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

者弗止弗止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後我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國有攸不為臣也餘已見前篇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

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雖與

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商書所謂我后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功因以張人比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

此以證上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

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

孟子謂戴不

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載小勝宋臣也齊語也齊人傳諸里名也楚楚語也

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也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王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

見諸侯何義孟子曰王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斯可以見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來拜而見之也謂先來如禮也

曾子曰曾肩詵笑病

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

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之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三言觀之則二子之

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載盈之曰什一

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及孺之物自來而取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不能義理之不可而速改與月攘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

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貢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

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洚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

去也消也此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

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

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

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下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本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不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盪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我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草皮衣反揚生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
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
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皆無父無君以此陷於禽獸也孟子
之言義見首篇充塞行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
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時人皆無父無君以此陷於禽獸也
而太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丁亂也

五為此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本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
不墜是亦丁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
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
井之也總
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
篇承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設淫辭見
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
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
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心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

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味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亦正而攻之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而誅之也聖人救世
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
毫釐有差則害流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
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
也心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

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

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二咽然後更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蟻音曹啞音冥匡章陳仲子
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也
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木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
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
也心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大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地下水也抑發語
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足而仲子未免居室
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
盧辟績也纊
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
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煩
頗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頻同頻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丈
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
也已仲子也鰕鰕鰕聲也頻頗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
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
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
不居其操守如此也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
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知立蠅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廉耳然豈人之所為大者可以為哉○范氏曰天之
子人也豈有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倫哉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

